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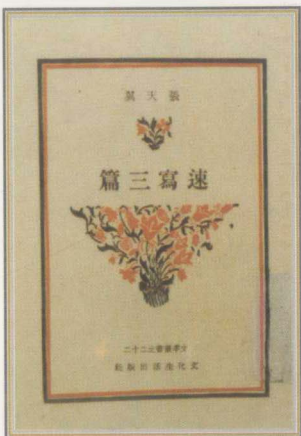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现代

小说

名家名作原版库

速写三篇

张天翼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

I2

·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速写三篇

● 张天翼

据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三年初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序

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。

所谓现代小说，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。时间，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；性质，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。

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五四以后的小说，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。大体上说，就叙事方式而言，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；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；以西方短、中、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、话本与笔记小说。尤为重要，是观念上的变革。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「为人生」与「改良社会」的宗旨。在他们的笔下，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，而是被压迫的农民、工人与知识份子了。这些，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无疑都是天翻地覆，闻所未闻的。

这是纵向的断裂。横向比较，相对于西洋小说，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，本质上是移植。「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」。（郁达夫语）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，流衍为两支。一是现实主义，一是现代派，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。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，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。

可惜，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，过于短促，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，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，对于西洋小说，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，即使在成功小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。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，囿于国情，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，更见薄弱，举其成功者，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。对中国的小说传统，五四以后，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，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，到了四十年代，方引起注意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中国的小说，在短暂的三十年里，毕竟现代化了，并且贡献出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，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。有鉴于此，将这一时期的小说，汇编付梓，或不是无谓之举。

1992年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《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》，我受其委托，选编了三十种，现在又受其委托，仍选编三十种。原则上一如其旧，一为名家，一为名作，这里就不啰嗦了。

需要申明的是，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，入选的三十种，只选中、短篇小说，每位作家只选一种，这样，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。倘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，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。因为这样的工作，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。当然还有其他。比如，

我们现在选择干部，常说「开放型」，这一准则，对于小说，它的研究与创作，也完全适用。所谓开放，不单纯是横向，也应该是纵向。而且，在现、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

限，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，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、数典忘祖，而又津津乐道，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，所云。当然，这些话，今天再说，早不新鲜。我之所以重复，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耍，这或者要被讥为「菜刀不削自己的柄」。但无论怎样，新巨人总要站在老巨人肩上，才能更高一点。何况见贤思齐呢？

王彬

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

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

张天翼 (1906—1985)，原名元定。号一之，祖籍湖南湘乡，生于江苏南京。

张天翼的小说以讽刺见长，他早年写过滑稽小说，1923年偶然读到鲁迅《阿Q正传》，触动很深，开始思考文学的社会功能，改变了创作道路。张天翼异常熟悉旧中国的中下层社会，他笔下最多的人物是各种类型的小市民、小官僚、小地主。对于他们的灰色人生与庸俗虚伪的人生态度，张天翼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与无情的鞭笞，从而使读者通过笑谑而看到畸形社会的丑恶本质。张天翼的小说笔致犀利，语言洗炼，擅长漫画式的速写，绝少冗长的叙述议论。他最好的短篇有《包氏父子》、《华威先生》以及中篇《清明时节》。短篇小说集有《移行》、《畸人集》、《万仞约》；长篇有《鬼土日记》、《一年》、《齿驼》等。

《速写三篇》初版于1943年一月，是张天翼最好的短篇小说集，其中《华威先生》是选家必选的名篇。

书 目

- 一、鲁 迅：《呐喊》
- 二、扬振声：《玉君》
- 三、李劫人：《好人家》
- 四、郭沫若：《塔》
- 五、许地山：《危巢坠简》
- 六、张资平：《不平衡的偶力》
- 七、叶绍钧：《线下》
- 八、郁达夫：《寒灰集》
- 九、茅 盾：《春蚕》
- 十、王统照：《春雨之夜》
- 十一、郑振铎：《桂公塘》
- 十二、老舍：《月牙集》
- 十三、刘呐鸥：《都市风景线》

- 十四、冰 心：《超人》
- 十五、废 名：《竹林的故事》
- 十六、柔 石：《二月》
- 十七、丁 玲：《在黑暗中》
- 十八、沙 汀：《兽道》
- 十九、艾 芜：《南行记》
- 二十、巴 金：《发的故事》
- 二十一、施蛰存：《将军底头》
- 二十二、赵树理：《李有才板话》
- 二十三、张天翼：《速写三篇》
- 二十四、蹇先艾：《酒家》
- 二十五、徐 汙：《鬼恋》
- 二十六、吴组缃：《西柳集》
- 二十七、萧 红：《旷野的呼唤》
- 二十八、穆时英：《白金的女体塑像》
- 二十九、孙 犁：《荷花淀》
- 三十、张爱玲：《传奇》

目 录

谭九先生的工作	一
华威先生	二六
新生	三五

谭九先生的工作

那天谭九先生要出门的时候，打发长工到小学堂里把王老师请了来，搓搓手交代了一些事：

「好得很，好得很，我们这镇上的抗战工作也做起来了。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办：等我回来再商量罢。我倒有个统盘计划在我肚子里。」

于是他用手粗粗的短手指把股部弹了两下，微笑起来。

照例在这时候，谭九太太就站在茶堂屋门口，很大力地问客人几句话：

「王老师，我们细毛牙子在你们学堂里还听话不？呃，王老师，你们学堂里听见消息没有？——仗打得一个什么形了？」

男主人皱了皱眉，很不高兴地打断她：

「消息？打仗的消息——我不是天天都告诉你的啊？分明晓得还要问！」

他抽完一袋水烟，也不管太太还站不站在门口，就跟王老师谈起工作来。他这回嗓子放得很低，把一张方脸凑过去，紧瞧着对方那付近视眼镜。那位客人可低着头，视线钉着谭九先生那只装着水烟的手——食指上突起了一个石灰指甲的那只。

唔，这镇上要做的工作真太多，可是这镇上的知识分子又那么少。大学毕业了业——还肯住在这里替地方上做点事情的，只有他谭九先生一个。他自从得了一张法学院的文凭之后，就在家一直住到如今。而他还打算住下去。他不像人家那样要远走高飞，丢下家乡的工作不管。现在你看，譬如说罢，要在这里多找几个真正头脑子明白的爱国分子——嗯，就着实不容易。

这里他叹了一口气。不过他赶紧声明，他并不悲观。他觉得事在人为：

「所以——总而言之等我回来再讲。我顶多——明日子后日子就回，唔，顶多后日。」可是他去了四天，五天，一直到今天早晨才回到镇上。

「王老师来找我过没有？」他一进家就问。

「来过两趟，」太太拿个铜面盆替他打热水，头也不回地说。「王家坪的王老官也来过两趟：他要问我们余谷。」

「冲他娘的梦！——余谷！」

「真是冲梦！人家收来三百担租——不囤一囤，就这样轻易祟给你呀？如今这个仗一下子打不完工，谷子囤下去不涨到十块八块我就不信！」

做丈夫的横了他一眼，顶讨厌女人在他面前逞聪明。她懂得什么打仗不打仗，什么谷价涨不涨！她从他那里捡去了一两句，倒还在他门口来叽里刮！他恶狠狠地问：

「你怎么回复他的，那个王二老官？」

那位太太很得意地挺了挺脖子：

「我啊？——我回他一个绝：没得谷！哼，他还出到三块半哩。真是的！我们又不是蠢宝，肯这样烂便宜巢出去！我讲我讲——」

「好了好了！」他吼。「我的茶呢我的茶呢？人家忙得要死，吃了茶就要有事去，你倒在这里七嘴八舌？」

这就赶紧捞起袖子，赶紧动手洗脸。事情实在太多。人家都正在那里巴巴地等着他。他很快地在面盆里吸一口水漱漱口，马上就把手肥皂打到毛巾上，使劲擦了起来。一面在嘴里埋怨着：

「真是要命！这么大一个镇——你要多找出几个有头脑有眼光的，真是难上加难。你一不到场，听他们去搅，就搅得一块烂板板。他们横直负不得责任，凡事都要落到他肩靶高头。……真是该死，他们还算是知识分子哩！」

外面街上的吵声也显得很忙乱，好像为的要时时刻刻提醒他谭九先生似的。卖毛栗的小姑娘很性急地在那里喊。可是手推车似乎还嫌她不够劲，空隆空隆一阵盖过了她的声音，连屋子都震得抖起来。这里还隐隐地夹着学校里孩子们的歌声，听去那拍子也格外来得快些。

谭九先生一摔了手巾，就往屋里走。院子里那些鸡都啾啾地叫着逃开去。巴在地下绿苍蝇也吃惊地飞开，在阳光里掠过——划一道弧形的金线。

「他们靠势等得性急死了，」他对自己说。

一面他想像他们忙得苍蝇一样，窜到这里，窜到那里，可又没有一点头绪。他几乎要笑

出声音来。可是他觉得他如今不必马上去找王老师，倒是该等王老师他们自己找上门来。这就踏进他的书房。

「九嫂，九嫂，」他喊太太。「快些把茶端到这里来！」

他到墙上挂着的插信袋跟前：把这封信抽出来看看，又抽出了那封。接着又走到那座竹书架跟前，匆匆忙忙检查了一下：那里还是整整齐齐堆着他从前学里用的讲义。那部厚厚的六法，还有那几册《湘军志》的残本，都依旧夹在那中间。不过顶上添了两个月饼盒子——他没有注意是什么时候谁放的了。书架后面一些老鼠发出悉悉率率的声音。

随后他空着手回到桌子边，躺到那张宝庆皮椅上，左腿搁上了搁手——荡呀荡的。

莫忙。一切的工作都得好好计划一下。他啜了一口茶，大声咂咂嘴。他想这里得成立一个抗敌大会。镇里镇外的人，都忙得蚂蚁似的，跑来跑去，一个个到他家里来接头。他们开口闭口总是——

「谭会长，这个路径要请你老人家的示下。……」

于是他——仍旧要躺在这张宝庆皮椅上，冲天竖起一根食指，有条有理地指示一切事宜。

到了那个时候，家里的人也就够忙的。在厨房里烧开水，一盖碗一盖碗的热茶端着往他书房里送，往茶堂屋里送。要是有个把抗敌大会的委员或是部长来了，谭九嫂还得亲自从滋缸里掏出黄瓜皮南瓜皮之类来摆碟子。……

「嗯！」他想到这里就把脑袋一摇，好像他头上有个苍蝇什么，要把它豁掉似的。「接

头的地方——那还不如放在那家小学里好。」

他要具体想一下——大家忙着的到底是些什么事，可就模糊起来了。

不过演说总是要演的，他自己的话。将来有什么事要跟省里接洽——那当然也是他谭九先生的事。他得拿出一张名片去见省里的一位委员兼厅长，于是那位厅长就得很客气地跟他谈着抗战问题，还说不定会问到关于民众动员的问题。唔，民众动员是很困难的。唔，真困难。

他嘴巴不知不觉动了两动。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——他总想像那位厅长是个带眼镜的。

在这书房里一直坐到吃中饭的时候。有时候他忽然有个冲动——想要写点儿什么，把纸铺到了桌上，那枝小楷羊毫可始终没给搬动。他打桌上拿过辞源来随手翻翻。然后又把那册黄历看了好一会。

王老师他们为什么不来找他呢？难道倒是应该由他们那里去报到么？难道叫他上衙门一样，跑到那家小学里去问候他们么？

他为了要报复一下，饭后就出去走了一下午的人家，偏偏不去找王老师他们。连他那个死对头谭十一太公家里，他都去过，那位太公虽然是他的亲叔叔，可是他晓得他是个老混蛋。

每逢看见一个熟人，谭九先生就总是谈起抗敌工作：

「这工作非做不可：这是我向来的主义。」

一面想着王老师到他家里找他不到，而一切工作都动不起手来，而跳脚发急，他就快活得心都发痒了。

回到了家里，他也不问有客来过没有。反正不用你开口，九嫂就会自动地从头至尾——告诉你今天来过些什么人，她对答了一些什么话，一些又聪明又能干的话。

然而这回太太没有开口。只在那里打开柜子找她的头昏膏药。

第二天早晨一醒来，就听见太太在屋子里扫地，细毛牙子带着鼻涕在希里呼叻的。「细毛牙子，细毛牙子！」他叫。「你上学的时候对王老师讲一声，讲我回来了，请他来一下。」

马上他又觉得不妥。要是他们竟不买账，不来呢？

「哦，我去好了。你告诉他——我今日子有事要跟他谈。听见没有？」

这天太阳不很好。天上糊着一层灰白色的——云不像云，雾不像雾，很叫人疑心到这不是一个好日子。到处仿佛都在冒着水蒸汽，又热又闷。蚊子大概以为这是傍晚时候，嚶嚶地，嚶嚶地在屋子里飞着。

谭九先生躊躇了好一会，不知道出门要穿什么衣才好，他把黄历拿到手里，可又不敢翻开来。虽然他绝对不迷信，有些事可总不大放心。要是一看——他今天要干的事正是遭了忌，那他到底还是出去不去呢？

可是他用偷偷摸摸的手势打开来，装作无意的样往上面瞟了一眼：那「宜」字下面印上了一大串。他于是怪他自己多事了：

「真是！何必查呢？唔，一个人信了禁忌——反倒碍手碍脚。」

他出门的时候，觉得很轻快。他先到湘源商店里去打一个转，这铺子是他外甥刘长松开的。

「莫泡茶莫泡茶！我没有工夫久坐。」他很忙地摆摆手。「呃，长松，你来，我有讲跟你打讲。」

刘长松一面叫长松嫂拿烟端茶，一面驼着个背往他谭九舅舅跟前走去，仿佛怕屋梁会碰着他的脑顶似的。

那位九舅舅很谨慎地向四面看了一眼，然后摊开左手，用一根右手食指在那掌心里指点着：

「昨日子我跟你讲起的那个路径——我想决计要派你一个工作。抗敌大会一成立起来，事情是一定有你当的。你是我的人：我总照拂你就是，你放心。况且你呢——唔，初中毕了一个业，论程度——论程度——此所以——总而言之你也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。……」

长松嫂端出一盖碗茶来，忍不住要问：

「九舅舅，你老人家看了报没有？上海那路打得怎样了？」

「上海那路——唔」。谭九先生打了莫明其妙的手势，点了点头。又把视线回到了刘长松脸上。「我们镇上自然也要做工作，此所以——我自然少不了你。横竖他们也不过是些师范生，你当他们是什么好脚色啦！……我啊，是这样：你们推我出来，那我不客气，我就

要用我的亲信来做事，「举贤不避亲」。这是我向来的主义。你看早年文正公，他老人家

——
这里他接过长松嫂敬他的一支纸烟来，点上了火。他好像给烟薰得有点不好受似的，轻轻皱着眉，霎了霎眼睛。于是又用手指在桌上敲着，极其庄重地谈了起来。

不错，当年文正公也是在家乡工作。他老人家是个翰林公，就等于如今一个大学毕业生。此所以地方上一办团练，当然就要推他老人家出来主持。不过——谭九先生一说到这里，忽然把声音放低了：

「论资格的话，自然没得第二个人。不过——不过——他老人家手底下要是没有几个人，那也揽不出来。天下的事情都是这样一个理。」

他稍为点了点头，架势要走，可是又想起了一件事：

「总而言之——你的工作我一定派你一个，不成问题。不过你千万莫讲出去哪，晓得吧，千万！」

这么一交代了个清楚之后，他就头也不回的摇摇摆摆出去了，转一个弯，到了清风阁茶店。他挺着脖子站在那里，眯着一双眼，往这些茶客里找一个什么人。

等到他发觉茶店老板在这里恭恭敬敬向他打招呼，他就使头部稍为动了一下：

「梅十刨子不在这里？」

「他老人家在里头打「跑和子」。九先生进去看下子不？」

九先生咕噜了一句什么。可是到底把梅十刨子找到了。他把人家拖到屋角角落里，小声儿